

伊斯兰教在中国文丛
Islam In China Series

读经随笔

——神圣精神与个体言说

马书才 著



香港基石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Hong Kong Footstone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读经随笔

——神圣精神与个体言说

**Essays on the Quran: The Divine Spirit
and the Individual Contemplation**

马书才 著

香港基石出版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ISBN 978-988-8323/J-08-1

I.中…

II ①神…②伊…③马…

III.伊斯兰教-研究

IV.C1

图书馆在版编目(CIP)数据核字(2008)第 08-1-10·1

读经随笔 / (中国)马书才

-香港:基石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8.10

出版发行:香港基石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253-261 号依时商业大厦 1401-2 室

电话:00852-36458129 传真:00852-36458092

电邮:jishichuban@yahoo.com

jishichuban@hotmail.com

本社大陆地区常驻代表:马永华

电话:0931-82722710 13088722870

电邮:m3507@163.com

本社港台地区常驻代表:何伟斌

电话:13823793015

电邮:wbhe@hotmail.com

经销:香港基石出版有限公司

印刷:欧玛彩印

版次:2008 年 10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2.5

字数:245 千字

定价:RMB 25.00 元 HKD 3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联系

伊斯兰教在中国:文丛 I

Islam In China Series I

文丛策划者:康有玺

Series Coordinator: Youxi Kang · Ibrahim

◇—————
《读经随笔——神圣精神与个体言说》

著者 马书才

封面设计 康有玺

版式设计 马 静

出版 香港基石出版有限公司

2008 年 10 月第一版

版权所有 香港基石出版有限公司 ©2008

地址 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253-261 号依时商业大厦 1401-2 室

电邮 jishichuban@yahoo.com

jishichuban@hotmail.com

◇—————
Essays on the Quran: The Divine Spirit and the Individual Contemplation

Author: Ma Shucai

Published by ROOMS 1401-2, EASEY COMMERCIAL

BUILDING, 253-261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电话: 00852-36458129 传真: 00852-36458092

E-mail: jishichuban@yahoo.com jishichuban@hotmail.com

©2008 by Hong Kong Footstone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88-8323/J-08-1

本书的简体和繁体版权归香港基石出版有限公司所有。未经出版者或者作者书面授权,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者抄袭本书内容。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请保护华人穆斯林非常有限的媒介事业)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is sponsored by
Youxi Kang·Ibrahim.
Special thanks also to the Chinese Muslim Culture Renewal
Foundation (CMCRF, Website: www.cmcrf.com)
for its generous support.

本书由康有玺赞助出版
同时特别感谢华人穆斯林文化更新基金会
(www.cmcrf.com)
的慷慨捐助

代前言

今年年初，书才从厦门回到北京后告诉我，希望我为他的一本集子写个序。

接过《读经随笔》（以下简称《随笔》）的文稿，看到他在后记中的文字，才发现自己想写的“前言”在他的“后记”里都交代得差不多了。只不过，“后记”的表达更平淡、更个人化一些。之所以这么说，不是说该说的都已说过了，也不是二十多万的文字与思考就只有这么稀稀拉拉的几句“潜台词”。相反，只是由于书才的“读经”之路，自始至终我都好像身处其间并对这一历程更了解和更清楚。这不仅仅是由于我们是一路走过来的思想伙伴，而且我还多了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因而，他虽然是很个人的随笔带过的东西，在我却总能读出另一种滋味和感受。因而，所谓的前言也只能是作为我对《随笔》的一种理解与看法了。

※

※

※

今年夏天，偶尔听到一些朋友们谈起国内一位青年学人的一本未刊之作，其内容是探讨他的求学历程和中国伊斯兰发展之间

的关系。其中,一位朋友认为,个人的求学历程大可不必兴师动众的与中国伊斯兰发展之类的大问题联系在一起;一个人的求学过程有那么多可以牵涉的大是大非的大问题吗,有点太把自己当作人物了。可以肯定,这位朋友还没读出个什么道道,或者说,他还没有看到,这些问题背后所隐含的太多的东西,他也没有真切体会到个体的信仰与几种文化的精神价值与意义之间撕搅在一起时的痛苦与折磨,至少我敢说,他既没有这个经历也没这种体验和感受。当一个信仰群体的整体性生存和发展的困境与危机被分裂成挣扎般的个体境遇问题时,让个体在背负着一个个碎片般的问题的同时,却还要将其硬生生地拼成一个完整的图案,这图案怎能没有曲曲折折的道道,歪歪扭扭的疤痕。这哪里是一个“时势造英雄”的个人成功史?不客气地说,每个中国穆斯林青年学子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在重演着不同版本的“求学历程”的故事,只不过,到最后连成功的故事也没有了,甚至故事也不成为了故事,只不过是一个又一个苍白而无望的求学拷贝过程而已……

当今有位学者曾将二十世纪的中国学人分为四个不同的时代。在他看来,七十年代生长的那一代人已沦为“游戏的一代”了。还好,这种划分只是在说明和谈论他自己的道理与问题,否则,书才和我等就只能是无根浮萍,随波逐流了。有时候我甚至想,像中国穆斯林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到底有没有属于自己的那种“年代”划分,我们好像还没有看到所谓的“一代人”这样的属于自己的文化与意识群体,除过六十年代生长、八十年代求学的那一代,勉勉强强能称为“一代”外,好像其后年代的学子根本上就零零散散的难以凑成个“数”,而这一代的出现,本身就已经借助了多少来自历史、文化甚至是政治上的千百年不遇的契机以及真主最终的特慈选拔。

认识书才的那一年已经是九三年了。

我们既没有成为那位学者所说的“游戏的一代”，也没有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教门的第一批求学者，这意味着我们仍怀揣着不属于私己的那些理想与希望，不满与忧愁。当时，书才已经在清真寺中学习了几年，最后还是由于教育模式的单一和无法满足自己太多的“想法”而走了出来。就在那一段时间，他仍满怀着当时民间伊斯兰所有学子的一种理想与梦想而念念不忘走西北，访名师，讲大经。以后几年的负笈游学虽然颇有收获，但这仍没有完成自己的夙愿。最终，他还是为自己选择了当阿訇这一条路并沉寂下来。

※

※

※

有一次，我曾对书才半开玩笑地说，我们都属于那种游离于伊斯兰传统教育之外的思想另类。显然，不是每个人的人生轨迹最终都要归咎于某个特定的事件或因素，也许更直接的是缘于个体本身的性格与抉择的结果。但是进一步，谁又敢说，这种个性的选择能够逃出造物主用时空编制的前定之网。离开了这些网线所织成的无数间格，我们甚至连界定自我的经纬都失去了。

现实中，中国穆斯林的位置恰恰被给定在一个特殊的中华文明圈中。这是远离伊斯兰文明中心的最边缘的地区之一。历史中，它形成了属于伊斯兰但又属于本土的那种特殊形式的信仰文化。“经堂教育”和“以儒释伊”的文化运动和它们对中国穆斯林的贡献恰是伊斯兰信仰精神与文明样态之间统一与多样性得以完美体现的一个范例。但是，对于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穆斯林而言，时间的纬线却又将其放置在一个新的社会格局和精神处境中。中国穆斯林自身的问题暂且放在一边，就连他们身处于其间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在“打倒孔家店”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创下花果飘零了。

不仅如此,穆斯林还要与另外一种思想纠缠在一起,那就是所谓科学的无神论思想。

虽然当时的穆斯林坊间有一些传统的教义学汉译经典著作,诸如马坚先生翻译的《教典诠释》与《回教哲学》等,还有一些现代应急式的护教论著,比如仍为马坚先生所翻译的《回教真相》和陈克礼烈士的《回教信仰基础》等,虽然个体性的信仰问题可以通过这些著述得以疏导和释疑,但当时年轻的心里仍有一种渴望,想进一步找到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答案,以便能够一劳永逸地答复那些询问和质疑的人。正如以后所意识到的那样,这纯粹是一种幻想和无知的表现,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启示、神学与哲学之间纠缠不清的一个永恒问题,也是一个牵涉到人类精神品质的本质性改变的问题,它远不止于穆斯林与无神论者关于“造物主的存在”问题本身的论争,而且还冲击着穆斯林身处于其间的主流文化,甚至使其处于丧失主体性的险境之中,甚而带来这一无神论思想的西方文化本身都被淹没在这场狂飙激流当中,使其占主导地位的神圣信仰精神沦为世俗物欲手中的猎物。所有的问题背后仿佛只是一个“主谋”在指使,它就是西方现代性。

就在书才和我一起到北京之后,也就是2004年,整个首都所弥漫的浮躁与轻浮强烈地冲击着我们,面对扑面而来的现代性世界,所有的人,无论自愿与否好像都已无法避开与远离。由此,我们切身地感受到这一问题的复杂与严重,仿佛多年来的一些思考也无不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信誓旦旦准备搞纯宗教文学创作的书才也发现自己需要走得“现实”一些,还是面对“现代性与信仰危机”这一主题更为直截了当。回过头看时,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自觉意识比起中国的主流学术思想,何止是晚了十年、二十年,如果比起西方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就更让人汗颜。但不管怎样,这就是自己所处的现实,我们不可能走得更远,从来没有人能够在沉

睡中把现实问题给解决掉,能够尽早地醒来就已经是幸事了。

如此看来,所谓“读经”历程的不满与缺憾本质上就蕴含于“现代性”所引发的问题当中了。不管是身处其间浑不觉,还是事到过方惊醒。总之,好像所有的问题,都能顺着这条线得以清楚而彻底的理析了。

正如“造物主的存在”与否的问题之争那样,我们所渴求的所谓深入而彻底的思考恰是现代性引发和给出的问题在隐隐地作怪。岂止是“造物主的存在”问题是否能够得以解决的问题,而是这一问题本身是否成立、合理,具有意义与正当性等等的一系列问题。现代性不仅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对所论争的问题本身所牵涉的所有问题,提出质疑与不断增添、引发新的它自己也无法解决的问题。无怪乎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有关“现代性”的明确、完整而又没有异议的定义,定义本身就与所界定的内容构成了一种无法并存的矛盾与张力。

也许,现代性本身的不确定性恰恰成为它的世界性蔓延的有力武器,它可以粘附在所有那些拥有不变根基的事情上,让其最终失去营养与生命活力而干枯死掉。由于这种不确定性,我们对何谓“现代性”及其特征的单独讨论可能会是一个没有边际和让人无从着手的问题,但是,就书才所著的《随笔》而言,整体上,这里的现代性或者说现代精神是与作为造物主所启示的《古兰经》及其神圣精神相对立的那种世俗化的知识论与认识论而言的(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这一点)。当然这一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的给予具体解释,但它只能留给读者从《随笔》中找寻自己所要的答案了。

※

※

※

书才写《随笔》既是一个偶然的机缘,也是一个必然的走向。

自相识这么多年以来,我曾不止一次看到书才那本深绿色的精装本马译《古兰经》。残损的封面和脱线的零散页面,首先没有让人去感慨书才那“韦编三绝”的读经功夫,反倒觉得这与他那“穷读书”的正相配;“文章憎命达”,仿佛读书(经)的道路总是与困顿和艰难相伴。尤其是汉译经文中横七竖八的划线和眉批旁注让当时的我颇不以为然,以为读汉经的人不免都有视“经”为“书”的通病。

书才的“读经”兴趣来自于他对一些问题所具有的那种天生敏感与精钻劲头,和他唇枪舌剑的论争往往缘于我对他的“无中生有”的追问的不解。总有一些人执着于对某些特定事物的究根问底,这是一种完全来自于自我的、无以言表的天性倾向与痴狂爱好,它好像和一个人所处的客观环境和周边人群对他的影响没有必然而直接的关系。认识书才的那几年中,我总是对陈克礼烈士所翻译的《圣训经》一遍又一遍地翻阅熟读,却没有完完整整地读完过一遍马译《古兰经》,而他每每的发问与究根问底却总免不了烂熟地从《古兰经》中引章摘句地加以佐证。

在北京的那段时间,我们不仅去大学听课、思考,并写作自己所兴趣与关注的东西,而且还能在每天晨礼后有规律和有计划地讲解与讨论一些《古兰经》文,而这就是书才《随笔》成书的缘起之一。

《随笔》中的大多数内容都是已沉积在他心底苦思冥想多年的老问题,诸如:真主存在的论证;灵魂的事情;真主之光;真主的“拟人化”问题;启示、神迹的问题;天堂与尘世生活的关系与区别;《古兰经》的永恒精神与其特定时空的民族与文化性之间的关系等等。可以看出,它们都是一些根本性的与信仰有关的敏感问题。另外一些问题,则是近几年在特定的现实与精神背景下的一些思考,诸如:伊斯兰的包容精神;伊斯兰与妇女;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

关系;真主之爱;施舍和吉哈德等等。无论新旧问题,当它们与现代精神碰撞在一起的时候,无疑都成为现代人所争论的焦点。对有些问题的探讨,可以看出,书才是下了一定的功夫去面对的。他对有些问题的思考与解释总能让人耳目一新,尤其在《古兰经》文的光照下更是熠熠生辉。

比如,我们前面一直谈论的有关“造物主存在的论证”问题。

从西方现代宗教哲学角度看,那些传统的神学论证方法,在现代知识学、认识与方法论面前已被一个个地颠覆、消解,失去了其依凭的根基,诸如托马斯·阿奎那著名的论证造物主存在的五种方法,无一得以幸免。虽然,西方基督教经院神学的没落和其宗教与文化精神特性有着直接的关系,但伊斯兰的神学(教义学)仅从论证方法与角度上看,本质上与它们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两者本身就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与渊源。虽然,后期伊斯兰的神学基本上已转变成牢靠而稳当的经训派式的“信仰学”。但是,面对现代精神的冲击,能够守住阵脚自保已难能可贵,遑论积极应对和迎头痛击了。

回到《古兰经》所启示的讯息与方法中找答案,是伊斯兰面对现代精神可资利用的最好的能量储备和武器装备。但是,仅仅依靠护教与保守式的“信仰学”是远远不够的。书才在这方面虽然是一种非常个体性的、浅显的探索,它还无法构成我们所说的系统性的论证方法,但它仍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新视角与新思路尝试的可能性。在既保持其“自上而下”神圣的源泉与根基,同时又为“自下而上”的探索拓展视野和留有空间,而且这种“自下而上”的探索并非囿于旧有的那种纯粹的理性思辨的框定。

在谈到真主存在的论证问题时,书才从《古兰经》的一节经文里,别具一格地引申出对造物主存在的五类见证方式。这些方式早已超出了我们一般所说的那种传统的“论证”意义与理解视角:

我将来在四面八方和他们的自身中把我的神迹昭示给他们,直到他们明白《古兰经》是真理。难道你的主见证万物还不够吗?——《古兰经》41:53

在书才看来,这段经文包含着五类对真主存在的见证,它们分别是:宇宙万物;人类自身;神迹的《古兰经》;真主自己;人类的心灵。由此,我们可以通过“宇宙万物见证着安拉的存在与大能”、“我们人类自身构造的完美与神奇见证着安拉的存在和大能”、“作为先知穆罕默德的永恒之奇迹的《古兰经》见证着安拉的存在和大能”和通过“安拉对万物的见证”以及“心灵的见证”来见证安拉的存在与大能。(见该书第210—214页)

在这五类所见证事物中,每种都可形成完整的、独立而不同的认识和体验真主存在的系统、范畴、视界与维度。尤其是来自造物主自身的见证,它揭示了绝对存在的真实与有限存在的幻象之间的佯谬关系,而这种真正的主客体的本质关系恰是作为人类这种有限的存在所忽视和产生错觉的地方,这也是现代人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来认识真主的根本错谬之处,就像伊玛目安萨里和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由于真主太显明而人类不可见和世界存在着本身就是神秘的那样,它给人一种醍醐灌顶和别有洞天的恍悟感觉。限于篇幅,我们这里不再对其他论证过多赘述,还是请读者自行去阅读思考吧。

另外,关于对《古兰经》神圣的文本语言的解读问题。

的确,现代人甚至包括穆斯林在内,会有意无意地以个人的“前理解”来阅读或诵读《古兰经》,比如通过现代的科学和唯理主义或特定的文化方式。但实际上,它们不仅不能帮助我们读出《古兰经》的一些真义,反而会成为我们阅读或诵读过程中的障碍。

在《随笔》中,书才以网上一位非穆斯林对《古兰经》一些章节

的措词与表达方式的责难为例来展开论述。在这位网友看来,如果《古兰经》竟然将一般人所羞于说出口的,诸如“精液”这些字眼都放在神圣的经文当中,则《古兰经》太没有将“神圣”当回事了。自称神圣岂不是对“神圣”的亵渎与玷污?在回应这位网友的解析中,书才将自己所能够找到的有关《古兰经》当中“精液”的原生词“水”及其七种象征与含义一一列举出来,并且对它们之间的有机关联给予详细的阐明,它使我们感到,《古兰经》在说出“精液”一词时,不但没有让人感到“难堪”,反而引发了我们对自身,甚至一切生命现象奇迹之孕育与生化的无尽而庄严的思考:

以上七种含义,意象不同,但又有本体的相通之处,即:它们都是与生命、生命力以及复活(生命的再生)相关的。因此,水不仅是生命之源,而且几乎可以被称为“圣物”,因为安拉借它创造生命,使生命发长,使生命重生;安拉的神圣的宝座(至高权威的象征)最初是在水上(参阅《古兰经》11:7)。生命,尤其是智慧生命永远是安拉所造的宇宙中的娇艳的花朵和永恒的神迹。没有它们,宇宙 100 多亿年的等待都会是毫无意义的。(见该书第 46 页)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诸如逻辑—实证主义的语言哲学对宗教语言意义的所谓无法确证和难以理解的分析,我们大可不予理会,如果逻辑—实证主义者至今还没有给我们一个有关其“逻辑”与“实证”何以能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与原则的理由。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语言本身的性质及其意义可构成不同的世界图景,由于宗教语言所指向的意义向度,使得这种语言所揭示的世界最为本质、最为本真也最为实在。在《古兰经》的语言世界里,宇宙是一个充满了鲜活生命与神圣气息的场所。这一浩渺的宇宙,并非科学或逻辑—实证主义眼中的那一喑哑无声的,只是由一些毫无

生命的符号、结构与规律所构成的物理空间。天地万物都在顺服真主(参见《古兰经》22:18),天地万物都在赞美真主(参见《古兰经》57:1)。宇宙是天地万物的一个和谐而具有神圣气息的大家庭和大舞台,人类只不过是生活于其间和组成神圣大合唱当中的一员而已。

※

※

※

这里,必须加以强调的一点就是,虽然对现代性问题的回应,中国穆斯林甚至包括世界穆斯林在内,如果从意识的自觉、学术的成熟与思想的前瞻性看,都要远远地落后于其他宗教与文明,甚至至今许多穆斯林对此仿佛还处于一种浑不觉知和麻木不仁的状态中。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伊斯兰本身有什么问题,也许现实恰恰证明了穆斯林对《古兰经》的背离。显然,在西方世俗文明的不断波及与扩展中,最难啃掉的一块硬骨头也许就是伊斯兰文明了。可以肯定的说,比起其他宗教与文明对现代性的立场与态度看,伊斯兰恰恰是一个例外。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伊斯兰都在冷静而自信地俯瞰着这场席卷全球的狂潮,在其强烈冲击与其他宗教和文明的节节败退中,伊斯兰一直逆流而上,直逼现代性问题的本质:现代精神之正当性何以凭?

就像当今一些穆斯林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西方现代性面前,伊斯兰之所以有如此坚不可摧的原则立场和其经典的神圣、超绝与完美性有着直接的联系。

当代一位穆斯林学者迪尼·穆罕默德在其《穆斯林与当今世界宗教图景》一书中曾就这一点而与其他宗教的经典加以比较:

由于“现代批判研究”,《圣经》神圣性的神话破灭了,进

而《圣经》的无谬性也被否定。这一结果被认为是基督教自身的没落,它不再像基督教历史中曾宣称的那样:肩负神的使命、天启的引导。……

如果基督教不再宣称其经典的“受保护性”,那么犹太教的经典也处于同一处境。……

文化人和研究者都知道,印度教是最不宜宣称自己的经典具有“受保护性”的宗教,它的经典只是在漫长的年代中,民间的遗产和哲学冥思的结合后形成的,它一直是口传,后来才得以记录。……佛教、中国的道教、儒教与此相差无几。至此,当代人再次站在伊斯兰的面前,它是唯一一个可追溯到“受保护性”的经典,且能经受住所有科学批判的宗教。尽管西方学者一再企图使《古兰经》接受实施加给《圣经》的批判标准也罢。由于主的垂怜,《古兰经》依然受到保护。真主说:“我确已降示教诲,我确是教诲的保护者。”(《古兰经》15:9)^①

※

※

※

由此,我们也可以对《随笔》副标题中“神圣精神与个体言说”的含义有一个轮廓性的把握。

针对《古兰经》而言,所谓的“神圣精神”指的是它是造物主启示给全体人类的一部经典,是造物主的神圣语言。它的语言和所包含的精神具有无谬性、永恒性、超绝性和神圣性;本质上,人类对这部经典的整体认识与态度是信仰与实践而非仅仅去加以知性的解读,即使要解读,也须在《古兰经》与《圣训》所给出的原理和原

① 《高原》第十八期,《穆斯林与当今世界宗教图景》。

则的基础上展开等许多含义。无疑,这些含义不但与现代精神有着本质上区别,并且还是对世俗精神的有力拒斥与回击。

而所谓的“个体言说”,在我看来可能拥有不同的含义和指涉。

首先,“个体言说”更多的让我看到的是书才在求学与读经过程中属于他自己的那种特殊而又个性的思考。这种在学习与思考过程中撞击出来的火花既散落在《随笔》的叙述当中,又闪现在他对一些问题别具一格的视角与解读中。另外,虽然书才读经时,每每遇到一些需要澄清和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时,他首先是求助于阿拉伯文的传统经典注释,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看到了《随笔》与传统的解经视角与方式的不同,这种以个人随笔的方式所呈现出来的对《古兰经》的解释,还远远不能形成一种思想与学术性的框架,我们离那种以不同的知识结构和系统学科的方式来理解《古兰经》的学术著作还有一大段要追赶的距离。当我们把《随笔》的这种“个体言说”的解经方式的出现放在其求学的历程当中去看时,可能还有太多需要中国穆斯林,尤其是教育领域不断反思与急需弥补的东西。最后,《随笔》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与精神处境下,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寻求解决时的一种解经尝试。这种尝试之所以被称为“个体言说”,首先是对《古兰经》超越、完美与神圣性的尊重,就像一位学者所说的那样,《古兰经》永远常青,从没有人注释过它。另外,这种尝试有些恰是在现代知识学背景下展开的,它还没有与伊斯兰公认的的那种传统经注学交融在一起并受其检验,所谓“随笔”好像颇合此意。当然,“个体言说”还恰恰反映了一种个人理解上的有意突破与开新,它如刚破土而出的一颗嫩芽,需要的是阳光、雨露和爱护,而不是暴风骤雨和雷电冰雹。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表明了穆斯林不同于其他任何宗教信仰者的一种对现代性的独特立场——仿佛站在现代社会背景下的我们,对《古兰经》的理解更多的是一种“个体言说”:“每个有知识的人的上面都有一个